

南朝真迹

南京新出南朝砖印壁画墓与砖文精选



南朝真迹

— 南京新出南朝砖印壁画墓与砖文精选

南京市博物馆总馆
南京市考古研究所 编著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南朝真迹：南京新出南朝砖印壁画墓与砖文精选 /
南京市博物馆总馆，南京市考古研究所编著. — 南京：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6.2
ISBN 978-7-5344-9663-9

I. ①南… II. ①南… ②南… III. ①壁画墓—研究
—南京市—南朝时代②古砖—汉字—古文字—研究—中国
—南朝时代 IV. ①K878.84②K877.9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51736号

责任编辑 郭 渊
龚 婷
樊旭颖
责任监印 朱晓燕
责任校对 吕猛进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mscbs.com.cn>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制 版 南京新华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16
印 张 37.5
版 次 2016年2月第1版 2016年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44-9663-9
定 价 520.00元

营销部电话 025-68155677 68155679 营销部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编辑委员会

曹志君 钱文胜 胡 宁

华国荣 祁海宁 马 涛

龚巨平 沈利华 许志强

总策划

胡 宁

主 编

祁海宁

副主编

马 涛 龚巨平

目录

序言一	006
序言二	008
第一章 前言	013
第二章 考古收获	025
第一节 南京市雨花台区石子冈南朝墓发掘简报	026
第二节 南京市雨花台区铁心桥小村南朝墓发掘简报	044
第三节 南京市栖霞区狮子冲南朝大墓发掘简报	062
第四节 南京市栖霞区狮子冲南朝陵园考古工作简报	086
第三章 砖文拓片精选	097
第一节 石子冈南朝墓砖文精选	098
第二节 铁心桥小村南朝墓砖文精选	348
第三节 狮子冲M1砖文精选	353
第四节 狮子冲M2砖文精选	429
后记	591

南朝真迹

—南京新出南朝砖印壁画墓与砖文精选

南京市博物馆总馆
南京市考古研究所 编著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朝真迹:南京新出南朝砖印壁画墓与砖文精选/
南京市博物馆总馆,南京市考古研究所编著.—南京: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6.2
ISBN 978-7-5344-9663-9

I. ①南… II. ①南… ②南… III. ①壁画墓—研究
—南京市—南朝时代②古砖—汉字—古文字—研究—中国
—南朝时代 IV. ①K878.84②K877.9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51736号

责任编辑 郭 渊
 龚 婷
 樊旭颖
责任监印 朱晓燕
责任校对 吕猛进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mscbs.com.cn>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制 版 南京新华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16
印 张 37.5
版 次 2016年2月第1版 2016年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44-9663-9
定 价 520.00元

营销部电话 025-68155677 68155679 营销部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编辑委员会

曹志君 钱文胜 胡 宁

华国荣 祁海宁 马 涛

龚巨平 沈利华 许志强

总策划

胡 宁

主 编

祁海宁

副主编

马 涛 龚巨平



目录

序言一	006
序言二	008
第一章 前言	013
第二章 考古收获	025
第一节 南京市雨花台区石子冈南朝墓发掘简报	026
第二节 南京市雨花台区铁心桥小村南朝墓发掘简报	044
第三节 南京市栖霞区狮子冲南朝大墓发掘简报	062
第四节 南京市栖霞区狮子冲南朝陵园考古工作简报	086
第三章 砖文拓片精选	097
第一节 石子冈南朝墓砖文精选	098
第二节 铁心桥小村南朝墓砖文精选	348
第三节 狮子冲M1砖文精选	353
第四节 狮子冲M2砖文精选	429
后记	591

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魏晋南北朝时期，南京以其优越的地理条件和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连续 300 多年成为中国南部的都城。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相继建都于此，南京由是成为南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这一时期人们挣脱儒学独尊的精神羁绊，儒学、玄学、道教、佛教等多元思想并存交汇，个性张扬解放，有力地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六朝南京成为上承秦汉，下启隋唐的中华正朔所在。

六朝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时代精神，激发了艺术的怡情因素，显示出神韵优雅、清秀飘逸、空灵精致的时代特征。飘若浮云、矫若惊龙的右军书法，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三杰绘画，戴逵和戴颙的雕塑，手挥五弦、目送归鸿的嵇康琴曲，陶渊明、谢灵运、谢朓的田园山水诗等等，无一不是光芒万丈，尽显六朝风流。

六代繁盛忽埃尘，六朝文物草连空。世远时移，曾经灿若满天星斗的六朝绘画、雕刻艺术，流传至今的已寥若晨星。现今散处在南京、丹阳郊野的六朝陵墓石刻、地下出土的墓葬砖画，成为我们了解和研究六朝雕刻、绘画、书法艺术的重要载体，其重要性自不待言。自 1960 年在南京西善桥宫山发现大型“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印壁画以来，迄今为止，在南京、丹阳两地共发现同类壁画墓 9 座，引起历史、考古、书法、绘画领域专家的强烈兴趣，出现一批重要研究成果。尤其是 2010 年以来，南京市考古研究所连续发掘的石子冈南朝墓、小村乌龟山南朝墓、狮子冲南朝墓，与砖印壁画密切相关，其中狮子冲南朝墓最具代表性。世传为陈文帝陵的狮子冲南朝墓，墓葬经部分发

掘，结合出土文物和文献资料综合研究证实，实为梁昭明太子及其母丁贵嫔的墓葬。这些出土大型砖印壁画的墓葬，体量大、规格高，壁画内容、题材丰富，出土随葬品精美，其制作技艺无疑代表了当时最高水平，是当时经济、文化、艺术和社会制度的重要表征。

2014年4月，南京市委、市政府为整合南京文化资源，实现“人才打通”、“文物藏品打通”、“社会服务打通”，充分挖掘市属文博场馆的资源优势，成立了南京市博物总馆，总馆下辖7家博物馆及南京市考古研究所、南京市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所。南京市考古研究所原南京市博物馆考古部为基础，全面负责南京市地下文物资源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与研究。在做好日常配合基本建设进行的考古项目之外，考古所以整理、研究为工作重心，以学术研究推动专业人才的培养，旨在全面促进南京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与进步。本书《南朝真迹——南京新出砖印壁画墓与砖文精选》即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开展的学术研究。全书以2010年来发掘的4座南朝砖印壁画墓为主体，遴选400余张壁画砖拓片，借以管中窥豹，略见南朝风神韵致、隽逸奔放的绘画、书法艺术于一斑。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们期望南京市考古研究所以此为契机，以田野考古发掘为基础，课题研究为指导，秉持科学严谨的学风，加大研究工作的力度，不断总结提高，为南京文物考古事业尽职尽责，争取更大的成就。

南京市博物总馆馆长

宁先君

六朝墓葬的室内装饰与中原地区常见的彩绘壁画不同，更多的是采用模印有各种图案及其他内容的墓砖砌筑而成，最常见的有各种莲花纹、草叶纹、钱纹、龙虎纹，以及侍者、力士、神怪等。这类装饰既见于高等级的墓葬，也可见于一般等级的砖室墓。然而，进入南朝以后，在一些高等级的墓葬中，可见一种用数量众多的模印纹饰砖按一定的画面设计拼砌而成的大型壁画。1960年发掘的南京市雨花台区西善桥宫山南朝大墓东西两壁上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壁画最为人们熟知。这类拼砌整齐的大型壁画，学界有“画像砖”、“砖刻壁画”、“砖拼壁画”、“拼镶砖画”、“拼嵌壁画”等多种不同称呼。林树中先生认为：拼砌这类壁画的墓砖，是用黏土在木模上印成带有纹样的砖坯，然后入窑烧造而成的，其全称应该是“木刻印砖壁画”或“木模印砖壁画”，可简称为“砖印壁画”。在诸多命名中，这一命名应该是最能反映这类墓砖制作的工艺流程的。

迄今为止南朝疆域内发现的砖印壁画墓，本书第一章《前言》已作出了详细的介绍，这里不再赘述。本书所收与砖印壁画相关的文字砖，正像副标题所提示的那样，是南京地区近几年来最新发掘出土的一批，即：城南雨花台区石子冈雨花软件园A1地块内的M5号墓（2010年）、城南雨花台区铁心桥小村乌龟山M1号墓（2012年）、城东栖霞区新合村狮子冲北象山南麓M1和M2号两座南朝大墓（2013年）。

在上述4座南朝墓中，石子冈雨花软件园A1地块内的M5号墓，在墓室的砌筑过程中，虽然使用了大量的与龙、虎、狮子、天人及竹林七贤等砖印壁画相关的纹饰砖，但却没有拼砌出任何一幅内容完整的壁画。铁心桥小村乌龟山M1号墓，与石子冈雨花软件园A1地块内的M5号墓相似，只是使用的纹饰砖数量极少，仅在封门墙中检出与竹林七贤、龙、虎、天人壁画相关的纹饰砖5块。大量使用纹饰砖却未能按画面设计拼砌壁画，或在墓室的砌筑过程中偶尔使用纹饰砖，对于这种现象，目前尚难作出合理的解释。上述4座新发现的砖印壁画墓中，栖霞区新合村狮子冲的两座大墓中，呈现出了真正的砖印壁画。

为配合《南京南朝陵墓石刻保护规划》的编制，南京市博物馆考古部（现南京市考古研究所）对狮子冲神道石刻周边进行了细致的勘探，在神道石刻以北约400米的北象山南麓，发现了两座南朝大墓。经国家文物局的批准，于2013年1月至6月对其进行了考古发掘。基于两墓的墓葬形制、规模、神道石刻、砖印壁画、出土的纪年砖，结合历史文献的考察，推断这两座南朝大墓为南朝萧梁昭明太子及其生母丁贵嫔的墓葬。这是两座帝陵级规制的大墓，出于保护帝陵的需要，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两墓发掘工作暂停，回填保护。

虽然两墓均未发掘到墓室底部，但两墓都已露出了拼砌整齐的大型砖印壁画痕迹。M1墓室东壁破坏严重，仅残留一小部分树木枝干、衣带和龙纹线条；西壁发现了保存相对完整的羽人戏虎及竹林七贤砖印壁画。M2东西两壁均发现砖印壁画。东壁显出了仙人持节及部分龙须和龙角等内容，推测应为羽人戏龙壁画；西壁残留少许符节、祥云、博带等内容，推测原先也有仙人持节图案。其下隐约可见部分须、尾等，推测应为羽人戏虎壁画。又从填土中检出带有“向”、“嵇”等文字的残砖，推定存在竹林七贤壁画。

两墓未能完全发掘，从学术角度来说不无遗憾。尽管如此，两墓的发掘依然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这就是本书集结的纹饰砖铭刻文字。

历史文献的记载和现场发掘的结果均表明：昭明太子安陵及紧邻其侧的丁贵嫄宁陵，在梁末承圣元年（552年）遭到了仇人杜崱兄弟的严重损毁。墓顶全部坍塌，墓壁大部分被摧毁，甬道中两重石门的门扇、门额被推倒，扰乱后的墓室填土中夹杂着大量的残断墓砖。现场工作人员对这些残砖进行了仔细的收集，在墓葬回填过程中，将没有文字、纹饰的素面砖整齐地堆砌在了墓室中，让它们继续陪伴丁贵嫄和昭明太子母子，而将带有文字的模印纹饰砖带回了人间，让今人得以亲见1500余年前的南朝真迹。

所谓“南朝真迹”，是指南朝人留下的真实手迹。当然，书中集结的南朝人手迹并不具有唯一性，但却具有非常鲜明的特殊意义。

“真迹”，就本书所集的出土资料而言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砖侧的模印纹饰，另一类是砖面上留下的铭刻文字。关于前者，因为有南京西善桥宫山大墓出土的完整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壁画，有丹阳胡桥仙塘湾鹤仙坳、吴家村及建山金家村3座萧齐帝陵出土的羽人戏龙、羽人戏虎、执戟侍卫、鼓吹出行等相对完整的画面，狮子冲两座大墓填土中检出的模印纹饰砖相对而言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后者，即“书写”在纹饰砖砖面上的各类文字。

读者打开本书，可以看到拓片上的“大龙中行卅七”、“大虎上行五十七”、“右直閣下四迄”、“嵇中行卅八迄”等各种文字。这一类文字的整理出版，尤其是将砖侧的纹样与砖面的文字通过五面拓印的形式公布于众，迄今尚为首次。

六朝墓砖上的文字基本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是用模印的方法印在砖侧的文字，有表示烧造年月、工匠姓名、墓主姓氏职官、砌筑部位等内容。利用模印方式，说明这类砖是需要大量生产的。第二类是工匠在生产过程中偶然刻写上去的，随机性非常强。这类刻写的内容以当时的年月日、工匠集团的主管人或周边同伴的姓氏、几无意义的刻划等为主，偶尔也能看到刻划上去的人物头像或动物形象。这一类文字可以说就是一种“涂鸦”，很难有什么规律可言。狮子冲两座大墓中发现的两块纪年砖就属于这一类“涂鸦”砖，但是其保留下来的纪年信息，却成为今天解决墓主身份问题的重要线索。第三类是用竹刀等尖状物在砖坯未干时刻写在砖面上的文字，本书所集“大龙中行卅七”、“大虎上行五十七”、“右直閣下四迄”、“嵇中行卅八迄”等文字即属于这一类。这些文字是给营墓匠砌筑墓室时的指示性文字，具有唯一性，且墓室砌成后不露于外。

这类指示性文字，在使用模印纹饰砖砌筑大型砖印壁画的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此前发现的大型砖印壁画砖的砖面上应该都有表现。然而，由于此前的发掘报告均停留在简报的阶段，文中虽然透露出了这类文字存在的信息，一些简报上也举例介绍了部分文字砖，但始终未能一睹全貌。

最早全部公布墓地砖印壁画指示性文字的是《余杭小横山东晋南朝墓》。余杭小横山东晋南朝墓地共发掘清理东晋南朝时期的墓葬112座，其中有20座南朝墓葬出土了画像砖，但多数是通过单砖来表现的，内容有三足乌、四神、凤鸟、千秋、

万岁、狮子、仙鹤、飞仙、宝珠、莲花化生、宝瓶莲花、仙人乘龙、仙人骑虎、门吏、持刀仪卫、侍女、力士等。在这 20 座南朝画像砖墓中，有 9 座出现了由模印纹饰砖拼砌而成的砖印壁画，内容有羽人戏龙、羽人戏虎、玄武、化生、左右将军，以及飞仙吹笙（笙）、吹箫、吹篪（篪）等。

然而，余杭小横山东晋南朝墓地出土的南朝砖印壁画，毕竟数量太少，而且作为地方豪族墓葬，虽然不知何故出现了羽人戏龙、羽人戏虎这种以往认为仅见于帝陵的壁画场面，但保存状况较差，也不见帝陵中“竹林七贤与荣启期”这样的大型壁画场面，因此，足以提供研究的资料依然缺如。

这次编辑出版的《南朝真迹》，虽然如副标题所提示的那样仅是“精选”，未能列入的残件肯定还有不少，但从 493 块这个总量上来看，无疑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首先在书法研究方面。众所周知，以王羲之《兰亭集序》为代表的行楷，是六朝文化的璀璨明珠，但因南京象山琅邪王氏家族墓志的出土，其真实性曾一度受到怀疑。确实，迄今发现的六朝真迹，大多是碑铭文字或模印文字。以象山琅邪王氏家族墓志为代表的东晋碑铭书体，汉隶的书风尚未褪尽；南朝碑铭则完全进入了标准楷体。因此，在资料尚不丰富的时期，将《兰亭集序》等传世法帖与六朝碑铭文字进行比较，难免得出偏颇的意见。从东汉到魏晋，是中国主要书写载体由简牍转向纸张的重要时期，在狭窄的简牍或坚硬的砖石上书写雕琢，与在大面积且柔软的纸张上挥毫，行笔的自由度不同，结果当然不同。因此，用碑铭书体来否定行楷的存在，不得不说是褊狭的。

不过，经唐人临摹保存至今的六朝法帖，从真正意义上来说已很难称之为“真迹”了。而迄今为止零星发现的砖铭文字，包括百济武宁王陵发现的“以梁官瓦为师矣”这样的珍品，也很难窥视到六朝真迹的概貌。纹饰砖面上的文字，是在砖坯尚未干燥时，用锐器在柔软的砖面上“写”上去的，虽与纸张笔墨表现出来的书法之间尚有些许不同，但从表现的自由度上来看，与碑铭文字大相径庭，是当时最通用的一类书体。这些手迹虽然大多出自粗通文字的下层劳动者，但无疑是南朝人的“真迹”。因此，这次编辑出版的《南朝真迹》，将数量众多的“真迹”公之于世，无疑将成为我们认识、了解南朝书体以及书法艺术的重要资料。

其次，在模印砖和砖印壁画的制作工艺研究方面。由纹饰砖拼砌而成的砖印壁画，规模非常可观。如“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壁画高近 1 米、宽近 3 米，羽人戏龙、羽人戏虎壁画的高度也近 1 米、宽度在 3 米以上。模制数量如此众多的纹饰砖，然后按画面的构图将其拼砌起来，工艺手段一定非常高超，但在大量资料公布以前，我们却很难通过文物本身去详细了解这些工艺过程。而《南朝真迹》的编辑出版，为我们了解和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很多有效的资料。

这一方面的研究目前虽然尚未展开，但从这批资料中，我们至少能够预设这样一些研究目标。如利用数量较多的“大龙中行卅七”、“大虎上行五十七”、“右直闾下四迄”等指示性文字，复原砖印壁画的拼砌过程。当然，遗留下来的纹饰铭文砖肯定是残缺不全的，但这项作业就像拼图游戏一样，只要能够拼出极具特征的局部，

借鉴已有的资料，整个壁画场面就会展现在我们眼前。又如，在与竹林七贤与荣启期有关的指示性文字中，仅见嵇康和向秀的姓氏，如“嵇上行二”、“嵇上行卅八迄”、“向上行卅一”等，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墓室东西两壁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壁画，其指示性文字的书写及壁画拼砌的基点，全部按照位于壁画顶端的嵇康和向秀的位置来决定的呢？再者，拼砌一幅大型砖印壁画的数以百计的纹饰砖，是用涵盖整幅壁画内容的大型木模一次性模印出壁画场面后再切割成小砖，还是一模一砖制造的？这些问题，结合砖面文字，并仔细摩挲纹饰砖实物后，或许能得出一个可靠的结论。

第三，在历史学和考古学研究方面。考古出土的遗物名称，大多是今人命名的。砖印壁画的构图也不例外，羽人戏龙、羽人戏虎、仙人持幡、门卫武士、骑马武士、持戟侍卫、持伞盖侍从、骑马乐队等等，无一不是今人面对这些壁画画面给它们起的名字。这样的命名虽然直观易懂，但必定与当时的称呼之间有着相当的差距。作为学术研究，我们完全有必要明确这些场面中不同元素的名称。随着《余杭小横山东晋南朝墓》以及本书的出版，这一类的研究工作因此得以展开。

例如在余杭小横山东晋南朝墓发掘之前，墓室甬道两侧的武士形象，通常按所在位置和功能，将之命名为“门卫武士”、“守门武士”或“门吏”。然而，小横山发现的这类武士形象的纹饰砖上自名“将军”，狮子冲大墓发现的则自名“直阁将军”，由此可知这类武士形象当时应该称作“将军”。由于墓葬等级的不同，贵族或豪族墓葬中的径呼“将军”，而帝陵级的狮子冲大墓中的将军则称“直阁将军”，这与当时的职官制度是一致的。这是最典型的一例。此外，狮子冲检出的文字砖中，尚有“具张”、“笠戟”、“垣戟”、“散迅”、“护迅”、“迅纛”、“家脩”等表示持兵或持物的自名画像砖。这些文字应该与骑马武士、执戟武士、执扇盖侍从、骑马乐队等内容相关，并由此构成完整的出行图。这些推断是否可靠，当然还需要今后进一步的研究，而本书的编辑出版，无疑给这些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本书的编辑出版还向学术界提出了另一项课题，即对既有资料的重新整理。上世纪60年代以来，南京博物院先后清理了丹阳胡桥仙塘湾南朝大墓（齐景帝修安陵）、丹阳建山金家村南朝大墓（推定为齐明帝兴安陵）、丹阳胡桥吴家村南朝大墓（推定为齐和帝恭安陵）及南京西善桥宫山大墓（推测为陈废帝陵墓）。以上4座南朝帝陵级大墓，虽然保存状况各不相同，但墓室内均装饰有砖印壁画。然而，发掘资料的介绍均止于简报，未能公布发掘所获的全部资料，其中砖印壁画的砖文公布得尤其稀少。即使保存完整的宫山大墓“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壁画，在解体编号、运回博物院重组之际，似乎也没有留下这方面的资料，至少我们还没有看到这方面的资料。因此，对既有资料的重新整理，即对上述4座南朝帝陵级大墓出土的砖印壁画文字砖进行统计、拓印并编辑出版，是一项可行且迫切的课题。也只有这样，《南朝真迹》一书出版的意义才会更大，上文预设的一些研究目标也才能顺利达成。

